

多余的话 代后记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80/2021_2022__E5_A4_9A_E4_BD_99_E7_9A_84_E8_c122_480972.htm 2002年夏天，在开始为硕士论文构思的时候，我就忍不住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，如何写一点自由的文字，为自己漫长的求学生涯作一郑重的告别。虽然，骨子里没把论文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似乎有些叛逆和异类，但我始终认为，经过一番心焦力瘁地挣扎，学位论文的如期完成是可以预期的，而附之于后的文字书写却是另一番意境，它实际上为作者开启了一扇心灵的窗户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由于撇开了冷冰冰的学术风格，这类个性化的语言更具有魅力。可惜有些人将之封闭不用，而更多的人乐意利用这扇窗户，进行各式各样的倾诉和表露，由此形成了一道道五彩斑斓的风景线。部头大小不一的学位论文一旦完成，在我看来，大抵不过有二种命运的分野：一是立意高远、论述深刻，在该研究领域独树一帜，从而得以在更广的范围传播，担负着传承学术薪火的神圣使命；二是虽无大谬，但立意平平、缺乏创见的平凡之作，经过短暂片刻的喧闹后归于宁静，从此在某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，慢慢积满尘垢而无人问津。对于这篇勉力为之的学位论文，我从不敢抱过高的奢望。面对几乎是可以预见的惨淡结局，最重要的事情是必须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，来支撑我把论文作下去的勇气。所幸的是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充分的理由：自我认知，在自身学识范围内完成一次自我突破。通过一次严格学术意义上的写作训练，每个人都可以重新估价审视自己。在学术研究这个绝对需要枯淡、潜修（熊十力语）的圈子里，

能否跻身其中，成为合格的一员，这是一块极好的试金石。对我而言，这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尝试，而我却相当得心平气和。大概是天赋、能力有限的缘故，怨天尤人便是纯属多余了！转眼间，自己研习法律已有七年的时光。虽然谈不上漫长，但是其间最好的青春韶华已经流逝，对此我并没有太多的遗憾。踏入法学这个门槛纯属一个偶然的机缘。1996年高考填报学校、专业时，我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封闭、狭窄的世界，对外界相当陌生和好奇。为了通过“黑色七月”的洗礼，在亲人们殷切的目光下，我在那个学风优良的县城高中埋头苦读了三年。正所谓天道酬勤，我的名次从中游一直稳步冲到了前列，结果我以较为优异的高考成绩如愿考上了武汉大学。但是，具体到专业选择时，当时一片茫然。单凭兴趣而言，我属意于哲学，在备考期间，狂背政治而屡获高分，凭添了信心也萌生此念；同时，我一直是文学的钟爱者，很小的时候就爱看各种文章，至今还依稀记得郑振铎先生的《猫》给我幼小心灵的感动。于是自个儿胡乱写了一些不属命题作文范畴的文字，竟惹得小学期间的班主任郭老师作了一首打油诗，张榜公示予以表扬。到了中学时代，迷上了“爬格子”一行，这股劲头更足了，虽然屡屡投稿鲜有斩获，但痴心不改。由于觉得自己还没有明显高人一筹的文学天赋，在专业选择时，对中文专业便打了退堂鼓，而高中主讲政治课的马老师则反复告诫了哲学的枯燥乏味。在彷徨无助的最后时刻，我茫然的目光不经意间停留在“经济法”三个字上面，一个颇具诱惑力的给人无限遐想的专业，就是它了！就这样，我便来到了珞珈山，在大学殿堂里开始接受系统的法学教育。美丽的大学校园确实是一番崭新的天地，它逐渐

开阔了我的视野和心灵。我可以自由地将大量的时间泡在图书馆和书店，胡乱地涉猎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的书籍；校园内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几乎是每次必到，从不缺席。在自由的讲坛里，我可以接受许多平时课堂所得不到的信息和知识，一睹诸多知名教授的风采，真切感受到知识与人格的魅力。平心而论，在我呆的最初几年，校园的学风不是很好，虽不甘愿自我放逐，但自己确实很难静下心来阅读专业的法学书籍。幸运的是，我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支点，或者说是“重操旧业”吧！从入大学第一天起，开始写日记，整整本科四年的时光努力坚持着，与此同时，还集中精力写下了一些所思所感的随笔性文字。日积月累下来，迄今总计已有四十多万的“抽屉”文字，对我而言，这绝对是一笔无法估价的精神财富，虽然其中只有二三篇公开发表，但大量的文字我更情愿作私人性质处理。记得有一段时间，我竟有一股创作小说的强烈冲动，但限于笔力才只好作罢，现在想来还耿耿于怀。而在专业课的学习上，我真是羞惭万分。由于最初没有培养起对法学的兴趣，加之法律枯燥无味，有些面目可憎，故而学习动力全无。于是在“上课只记笔记、考前狂背笔记并过关”的恶性循环中度过了二三年，只是在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时，我发奋用力，才狠狠地“恶补”了一下。可以说大学四年，我只是经历一个简单的法学启蒙过程，收获寥寥。幸好在研究生阶段的三年时光，有了导师的关怀指导，我才得以进入法学殿堂，初步领悟到法学的真谛与乐趣，并由此开始了锲而不舍地学习和研究。与此同时，为了集中有限的精力，我不得已忍痛放弃了业余偏好，各种本学科领域外的讲座一概放弃，依稀记得一次例外是作家池莉在母校的

讲演。一分耕耘，一份收获，虽然主次有别，在发表数篇专业论文之外，竟然还发了好几篇随笔性文字，远胜过本科时取得的业余成果。但我想这仅是一个爱好而已，以后的重心当然应当放到法律这个行当上，经过七年的熏陶和教化，法学已经融为我骨髓里相当重要的一部分。更何况，即将开始的法律实务工作对我是一次“学以致用”的尝试和挑战，或许只有寄希望于将来工作的闲暇之余，过一把“自由撰稿人”的瘾吧！马上就要离开生活七年的这座城市了，毕竟有些割舍不下。国内许多人包括本地人士对武汉有很多不好的评价，而我对这座城市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牵挂和淡淡的喜爱，记得有一篇文章《何谓世俗生活以武汉为例》，写得很是精彩。崇高与丑陋、高贵与卑下原本是不易区分的，有时甚至是个怪异的混合体。这几年虽然置身于校园生活，却没有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。除了收获知识外，也明白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，人也在一次次风波中学会承受和成长。珞珈山的时光值得永远怀念，虽然有一些不愉快的记忆和事件，但学会感谢生活的赐予是人生的必修课。更何况，有那么多给予我无私帮助和鼓励的师长、同学和朋友们曾一起愉快相处，他们不仅存于我的笔端，也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。六十多年前，一位文弱书生挥笔写下了《多余的话》，因为有些“惊世骇俗”而争议不断。我从中学时代便读到了他的《一种云》，后来了解到其生平事迹，深深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，并不能自拔。这里借用他的名篇标题作我的后记，自由地闲扯一通。有些意气用事，但愿不会有亵渎之嫌吧！是为记。

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